

# 摘要

目前全世界客家人的總數，具有關方面統計約四千五百萬人左右，其中在中國的約有四千萬，旅居海外的約五百萬，已經是相當於一個中型國家的人口了；而客家人在各個領域也有著活躍的表現，其文化與語言更展現獨特的丰采，許許多多的前輩先賢投入研究，儼然形成一門學問—客家學。羅常培早在西元 1936 年時提出：「如果有人把客家問題徹底的研究清楚，那麼，關於中國民族遷徙的途徑和語言演變的歷程，我們就可以認識多一半」。由此可見客家研究的學術價值了。

江西物產豐富，人文薈萃，早在秦代便已經設郡開發。而江西一地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南北溝通的要道之一，對客家漢人移民歷史而言更是如此，唐末南遷漢人多是溯贛江而行，首先進入贛南山區其後才轉進閩西與粵東；清中葉客家人開始向外發展之時，江西也是客家人入川的途徑之一，在此同時閩西與粵東的客家人也大量的遷回江西；甚至非漢民族的盤瓠蠻從武陵山區與五溪流域遷出時，其中的一條路徑正是經江西溯贛水從贛南折而向東，輾轉抵達粵東潮州。今日江西省已成為客家人主要的聚集地之一，客家話的使用者將近千萬，分布在全省的四十多個縣市之中，純客縣市更是高達 16 個，是客家形成與演變中的一個搖籃與樞紐，也是客家人開創功業的一個大舞台。由此，我們可以瞭解江西客家在客家學之中有其獨特的地位。

本文站在過去豐碩的研究基礎之上，將這十幾年新出現的研究與過去的成果統整合理，配合筆者實際掌握的方言語料，對於江西客家的音韻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如客家民系的發展、江西客家方言分片、江西客家方言特色等，以期將江西客語方言的面貌，更完整地呈現在世人面前。其成果大致如下：

## 一、將羅香林「五次遷徙說」修改為「二遠四近說」：

對於客家先民中的漢人南遷過程，羅香林提出「五次遷徙說」以為：「客家先民自中原遷居南方，遷居南方後，又嘗再度遷移，總計大遷徙五次」，影響學界甚鉅，吳松弟、周振鶴與謝重光三位在羅氏的基礎之上提出修正，以為客家民系的直接源頭並非第一次漢人大遷徙中永嘉之亂的中原移民，而是「唐、宋時期的江淮地區」移民，在第一次與第二次大遷徙間，謝氏另外標出了安史之亂的時代，以為安史之亂造成北方與江淮人南遷，江南與江西為主要遷入地。由此，傳統「五次遷徙說」應可改成「二遠四近說」，即永嘉、安史之亂為兩個遠因，黃巢之亂、靖康之難、明末清初因生存壓力而向外移動、清乾嘉土客衝突後的移民潮可謂四個近因。北人南遷與華南地區當地的百越種族接觸，加上北宋中期以來至南宋中葉之間，於閩粵贛交界山區形成的畬族，三者長期融合交流成為今天的「客家民系」。

## 二、江西客家方言分區再議

除了贛東北現存「汀洲話、廣東話、畚語」三種類型的方言島之外，現行江西客家方言分區有以下五種說法：顏森、黃雪貞的「三片說—寧龍片、于桂片、銅鼓片」；鄭材「三片說—東片、西片、環形片」；李如龍、張雙慶「一區說—閩贛區」；劉綸鑫「三話說—客籍話、本地話、寧石話」與黃雪貞、謝留文「三片說—寧龍片、于信片、銅桂片」。方言分片標準應該存在足以歸納區域內方言的共通性，與足以和區外方言分類的差異性，黃謝二氏的說法可明白劃分三片，當為三家之中較為合適的分片標準。

將黃謝二氏的說法與石城、尋烏、會昌、營前、井岡山、油石與銅鼓七個方言點相對照，可以發現以下幾點需要修正的地方：

(一)有部分分片條件實際上並無法用以分片：

其中「僅銅桂片具有聲調數為六個，平聲、入聲分陰陽，上聲、去聲不分陰陽」此條特色，筆者以江西客語七個方言點檢驗，發現相合性並不高，寧龍片的尋烏，與于信片的會昌、營前、油石的表現皆與銅桂片相同，恐怕不適用於江西客家方言內部分片。

(二)部分分片條件需要修改：

「古曉、匣合口一、二等字(遇攝除外)、止攝合口三等與蟹攝合口四等字聲母今讀，其中寧龍片與銅桂片讀作 f-，于信片讀作 h-」此條特色，事實上寧龍片與銅桂片的匣母字有相當數量的例字今讀為 v-，此現象並不見於于信片中，所以此條特色筆者以為應當修改為「其中寧龍片與銅桂片曉母讀作 f- 匣母讀作 f-、v-，于信片曉、匣母讀作 h-」為宜。

(三)部分方言片所轄縣市需要重新調整：

同屬上猶縣的營前與油石時常脫離于信片而與銅桂片相合，如「曉、匣合口一、二等字多數讀作 f-」，「效攝三、四等字今讀為 iau」與「聲調數為六個，平聲、入聲分陰陽，上聲、去聲不分陰陽」，此三點營前、油石皆與銅桂片完全相合。「二等合口字今讀無 -u-」，僅營前與銅桂片一樣；「調型與調值都非常接近。陰平是中升調或中平調，陽平是低升或低平調，上聲是低降調，去聲是高降或高平調，陰入是低短調，陽入是高短調」，營前與油石雖不完全相同，但也相當接近；「居民自我認同為客家人」，營前為客籍話。由此我們了解到上猶縣與銅桂片的特色相合性其實比于信片高，因此筆者以為將上猶縣劃歸於銅桂片較為合適；然而考量到當地住民的自我認同問題，或者可以援引其他家說法如鄭材、劉綸鑫，將上猶縣分東西兩邊，西部如營前鄉歸屬銅桂片，東部如油石鄉則歸於于信片。

造成這個狀況的原因，應該是受到筆者與黃、謝二氏使用不同語料的直接影響，這也顯示了在方言內部分片之時，單以一個或者數個鄉鎮的語料，便將之視為整個縣市的方言代表，在方法論上具有風險性。要避免這個問題，需要大規模的方言普查進行交叉比對，此外，同時要考慮語料調查的年代問題，這恐非一人

一地之力能夠完成的工作，因此我們在閱讀方言分片資料之時，必須保有調查者可能以部分代全體的認知，方不會一葉障目，脫離方言的實際狀況。

### 三、江西客家方言音韻特色

雖然筆者使用的研究材料已經儘量避免與現有的客家方言概論書籍重複的語料，並對於各個方言點都做了相當細緻的重新歸納，然而並未發現甚麼比較特別，且共同存在於江西客家方言的音韻現象。但由此也可了解到客家方言的一致性相當高，

通盤來看，江西客語與其他地方客語差距不大，多數客語共有的特色，如「濁音清化今讀為送氣音」、「江攝部分字今讀同通攝字」等，江西客語也都具備。惟相對福建、廣東客語而言，江西客語的普遍表現較為創新，如「非組字讀同幫組字」，江西客語的轄字數量遠少於閩、粵客語；見、溪、群母三等字江西客語多顎化，閩、粵客語多不顎化；效攝一、二等字江西客語多已合流，閩、粵客語部分方言點尚保留一、二等的區分；鼻音韻尾江西客語多數方言點 -m 失落，而部分方言點已進入鼻化韻階段，而福建、廣東客語相對保守等。主因應是江西地理位置所致，相較福建、廣東更容易受到北方官話區的影響。以江西客語本身來看，贛南客語的表現較為創新，而靠近北方的贛中、贛西北客語反而比較保守，原因是贛中、贛西北客家民系的組成主要為清中葉後閩、粵地區回流的客家移民，因此，在音韻表現上自然較靠近閩、粵客語，相對贛南客語而言顯得保守許多。

除了上述音韻特色之外，本書還舉出許多除主流音讀以外的特殊例字，大多都是江西省各方言中所共有的現象，然而每個特殊音韻現象所轄例字卻相當有限，不成規模，一般客家方言音韻相關論文也鮮少討論；這些特殊例字有的可能受到官話方言的影響，有的則是內部別義作用所致，有的則可能為《廣韻》失收的反切呈現，有的可能是受到聲旁影響，更多的則是依筆者手上語料難以解釋的狀況，可能有待於配合詞彙與其他方言的資料一同審視，方能看出端倪。